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 著

吴仰湘 点校



中 华 书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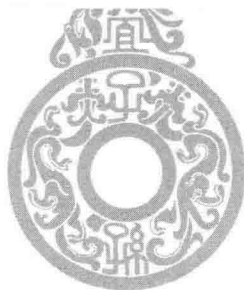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 著

吴仰湘 点校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通论/(清)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17.5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12411-8

I.经… II.①皮…②吴… III.经学-研究 IV.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8995号

-
- 书 名 经学通论
著 者 [清]皮锡瑞
点 校 者 吴仰湘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刘 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 $\frac{7}{8}$ 插页2 字数30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411-8
定 价 39.00元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皮锡瑞《经学通论》注释与研究”中期成果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余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

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 1912 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 年 12 月

点校说明

《经学通论》是皮锡瑞为晚清新式学堂编撰的经学教材，一百多年来风行于世，堪称新经学教育的经典著作。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曾自署所居曰“师伏堂”，后学尊称“师伏先生”。皮氏于同治十二年(1873)膺选拔贡，光绪八年(1882)举顺天乡试，后四处礼闱报罢，遂绝意功名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他从训诂、名物入手治经，进而精究《尚书》，兼攻郑学，晚贯群经，虽宗主今文，但学风谨严，持论平实。皮氏又是晚清教育名家，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主讲南昌经训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任长沙南学会学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创办善化小学堂，又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长沙府中学堂讲授经史，并一度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尽瘁，被杨树达誉为“经师人师”。

在清末新政中，随着书院改制、科举停废，经学教育骤然陷入困境，“今学堂因功课繁多，往往偏重艺能，反轻圣

教,经、史、国文,钟点甚少,或且并无经学、国文”(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00页)。新教育重艺轻道,已使经学课程名实难符,更有崇尚西学新知、宣扬革命排满的激进派鄙弃经学,正如皮锡瑞所指摘:“近日邪说流行,乃谓中国欲图富强,止应专用西学,五经四书,皆当付之一炬。办学堂者,惑于其说,敢于轻蔑圣教,民立学堂,多无经学一门,即官立者,亦不过略存犄羊之遗。功课无多,大义茫昧,离经畔道,职此之由。”(同前,第101—102页)皮氏自称“思殚炳烛之明,用救燔经之祸”(《经学通论自序》),相继编撰《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要为新式学堂实施经学教育提供理想的教材。

光绪三十年(1905)夏,皮锡瑞接受湖南省学务处提调、代理湖南高等学堂监督陈庆年之议,撰成《经学历史》,开篇指出:“凡学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他分十个时代论述整个经学的嬗变,析其源流,辨其得失,并针对“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特意借史立论,强调“立学必先尊经”,同时力言经学简明、有用、易学,在篇末为初学者指出一条入门捷径:“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三《礼》主郑《注》,孔、贾

《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后儒臆说，概屏勿观，则专治一经，固属易事，兼通各经，亦非甚难。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途径，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

《经学历史》完稿后，皮锡瑞意犹未尽，不久另撰新书，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师伏堂日记》即载：“连日检书籍，《经学提纲》一书似不难成，须先阅《皇清经解》《续经解》二书，择取摘出，加以论断，有暇即可录出，特需抄胥之费，而刊板费尤重。”次日即记“录《经学提纲》一条”，十二月日记中又具体记载录《易经》提纲一条或二条，至二十七日说“录《易》二条，大约此一经略具矣”。《师伏堂日记》光绪三十一年（1906）正月二十日更是明言“录《经学通论·书》一条”，已将书名定为《经学通论》。至二月初八日，“《尚书》粗毕”；四月初八日，“《诗》粗毕矣”；闰四月十一日，“录《春秋》一道，毕”；六月十八日，“论《礼》粗毕”；七、八月再对各经续加增补，至八月十三日，“《通论》粗定”。前后不到十个月，可谓神速。陈庆年同样关注《经学通论》的编撰，《师伏堂日记》四月十一日载：“下午善如来，取《书论》阅之，云须立题目，加圈点，分段宜短，乃使人阅。段有可分，有不可分，惟题目可立耳。”五月十五日又记：“善余还书来，以为宜分段目，列标题，甚是；圈点仿西河，可不必。”皮氏酌采其说，从五月十九日起费力为各篇

加上标题。皮氏原担忧刻费，但成稿甫及一半，王先谦即允诺刊刻，后来还逐卷批阅，大加称赞，《师伏堂日记》九月十六日即说：“葵园来函极恭惟，有胸罗众家、掌运千古之语，属即送交手民。”此时《经学通论》尚未定稿，只好分卷交付思贤书局发刻，终在光绪三十二年岁末刊成行世。

皮锡瑞在自序中明言：“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经学的源流、正变，《经学历史》作了一次纵向的回顾，作为其续编的《经学通论》，则从经学的内层作更详尽的总结。它依五经分卷，各卷按议题设篇，包括《易经》30篇、《书经》33篇、《诗经》38篇、《三礼》52篇、《春秋》56篇，分别对《易》、《书》、《诗》、三《礼》及《春秋》三传的成书、流传、义例、要旨，和历代注解、考订、诠释的得失，以及今古文、汉宋学分立互争的是非，以专论的形式作简要梳理和精辟论述，还特别开列研读各经的入门书目，“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为初学者提供治经的基本理念、学问根柢与关键知识，企望“使天下生徒尽通经术”。全书议题鲜明，取材丰富，分之为209篇经学专题论文，合之则不啻是一部经学小百科。皮氏于经学寝馈既深，得以含英咀华，对历来纷繁复杂的五经之学，作提纲挈领式论述，如阐发五经大义，论变与不变皆《易》之大义，论今文《尚书》篇篇有义，论《诗》教温柔敦厚，论《礼》所以节性复情，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又如梳理五经源流，分别《易》之正传与别传，辨析

《书》、《诗》之今古文纠纷,探讨三《礼》、《春秋》三传之异同优劣,又如指点后学治经的门径,分论治《易》、通《书》、读《诗》、习《礼》、明《春秋》之法,总论研治群经当求简明有用,无不上下千古,独具裁断,虽时见偏主今文的个人好恶,但主要内容仍属条理旧说,切实有用。

总之,《经学通论》既是皮锡瑞个人一生经学研究的晚年定论,也是他全面总结古代经学、开启近代经学通识教育的精品力作。因此,这本深入浅出的经学教材,自刊行以后长盛不衰,迄今仍是引导人们进入中国经学殿堂的入门读物,乃至被列入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经学通论》由湖南思贤书局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先后收入《师伏堂丛书》《皮氏八种》,并被多次影印。1920年,商务印书馆依据初刻本,添加句读,略作校正,以铅字排印,相继列入“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流传较广。1954年,中华书局采用《国学基本丛书》本纸型重印,以挖改方式校正了少数讹误。此校印本后来多次重印,海外各地亦屡有翻印,畅行至今。近些年来,《经学通论》相继出现四种整理本,即潘斌选编的《皮锡瑞儒学论集》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周春健的校注本(华夏出版社,2011年)和本人主编的《皮锡瑞集》本(岳麓书社,2012年)、《皮锡瑞全集》本(中华书局,2015年)。此次新校,仍以思贤书局刻本为底本,以《皮锡瑞全集》本为工作本,从断句标点、覆检引文、比对异文、校正讹舛等方面,对《皮锡瑞全集》本中的少数错讹作了纠补。

点校工作的相关事项如下：

(一)凡“经”、“传”、“记”等，若非确指某书某篇，不加书名号；凡“注”、“疏”、“正义”、“解诂”、“释文”等，若非确指某书某篇，而指对某书某篇中字、词、句的注解或说明，亦不加书名号。

(二)凡底本中讹、脱、衍、倒文字，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出校说明依据。

(三)凡避讳字、版刻混用字，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凡皮锡瑞引述文字，全部覆检原书，若有文字讹误或文意歧异者，据原书改正，出校说明；属节引、撮述大意及无碍文义的文字出入，则不作校改。

(五)皮锡瑞之孙皮名振所撰《皮鹿门先生传略》，有助于今人了解皮锡瑞其人其学，又民国学者江翰、吴承仕所作《经学通论》提要两种，均作为附录置于书末。

整理古籍决非易事，整理经学著述更难，点校带有总结中国经学性质的皮氏《经学通论》难上加难。此次新校难免仍有舛谬，恭请高明惠予指正。

丙申冬月初十日，吴仰湘谨识于岳麓书院。

自序

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与周公，为天下一治，其明证矣。汉初诸儒深识此义，以六经为孔子所作，且谓孔子为汉定道。太史公谓“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至圣”。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故其时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君之诏旨，臣之章奏，无不先引经义。所用之士，必取经明行修。此汉代人才所以极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经术而实行孔教之效也。后汉以降，始有异议，不尽以经为孔子作。《易》，则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春秋》，则以凡例为出周公。《周礼》、《仪礼》，皆以为周公手定。《诗》、《书》二经，亦谓孔子无删定事。于是孔子无一书传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

而已，不知所以为万世师表者安在！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配享从祀，与汉《韩勅》、《史晨》诸碑所言大异，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近世异说滋多，非圣无法，至欲以祖龙之一炬，施之圣经。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谕旨，升孔子为大祀，尊崇盛典，远轶百王。锡瑞窃以为，尊孔必先明经。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大旨以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治经者当先去其支离不足辨，及其琐细无大关系，而用汉人存大体、玩经文之法，勉为汉时通经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与迂而无用疑经矣。锡瑞思殚炳烛之明，用救燔经之祸，钻仰既竭，不知所裁，尚冀达者谅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则幸甚！

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目 录

点校说明	1
------------	---

自序	1
----------	---

易经

一、论变易、不易皆《易》之大义	1
二、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3
三、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5
四、论《连山》、《归藏》	8
五、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11
六、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14
七、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征	16
八、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 自解	19
九、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21
十、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23

十一、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26
十二、论孟氏为京氏所托,虞氏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28
十三、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 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30
十四、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 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32
十五、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	34
十六、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36
十七、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38
十八、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40
十九、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 而明	43
二十、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 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 一障	45
二十一、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 先观二家之书	47
二十二、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 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48
二十三、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51
二十四、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	53
二十五、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	55
二十六、论《易》说多依托,不当崇信伪书	57
二十七、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卦、爻辞纯以 理言,实即羲、文本意	59
二十八、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	61

二十九、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	62
三十、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著，亦古法之遗	65

书经

一、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 难辨	67
二、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	69
三、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 诰》为二，不当数《书序》与《大誓》	71
四、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见孔 《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	74
五、论《尚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 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76
六、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 最初之义	79
七、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 文，不当据为古文	82
八、论伏《传》、《史记》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两《汉书》 及汉碑引《书》，亦皆汉时通行之本	84
九、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文说亦参差不合，多不 可据	86
十、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解之，据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 后起之说	87
十一、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 从伏《传》、《汉志》	90
十二、论古文《尚书》说误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93